

枪声已然远去 历史刻痕仍在

重走卢沟桥： 今天我们怎样纪念



■ 今日卢沟桥

东方 IC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我来到七七事变发生地——卢沟桥。河水汤汤，杨柳依依，枪声已然远去，历史的刻痕仍在。

时光逆转，1937年7月7日深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走失宛平城，要求进城搜寻，打响了第一枪。这是日军蓄谋全面侵华的有意挑衅。近一年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丰台制造种种摩擦，意欲修建兵营、建飞机场，均被我军民坚决拒绝。重利诱惑之下，确有民众意欲出卖土地，但经政府晓之以理，均同仇敌忾，称“如日军强占，决以流血相抵抗”！

阴谋不成，日军遂谋划军事侵略。事变前日，我守军发现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加紧演习，炮兵如临大敌，抓紧构筑工事。在此之前，日军更多次以卢沟桥为假想敌，实施虚弹、实弹演习。恶战即将拉开序幕，宛平城和卢沟桥守军——第29军110旅219团的官兵，已排兵布阵，随时准备迎敌！

8日，日军包围宛平城，重炮轰击城、桥。日军装备精良，飞机大炮成立体攻势，每门炮火先行，狂轰乱炸2小时后，再以战车掩护步兵冲锋。第29军的战士向以骁勇著称，平时营房里到处有双杠、铁锁、爬地带，可以随时锻炼，最厉害的是他们的大刀队，喜峰口一战大刀成名，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便是由此而来。而今，他们都怀着以桥为墓，保家卫国之心，呐喊着冲向敌军。不少战士，受了伤还挣扎着向敌人投掷手榴弹；也有战士，倒下了又爬起来，揩一揩身上的血迹，摸摸战友们温热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战斗。

战斗至11日渐休，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的坚决回击，准备从平津调兵，遂以和谈为烟幕，施缓兵之计。25日，当日军援兵到来后，立即大举进攻。第29军第27师一度反攻，几乎全部收复重镇丰台，但日军援军已至，致功败垂成。26日，日军进攻廊坊，双方展开激战，敌我均伤亡惨重。28日，日军调集陆空优势兵力，约计步兵三联队、炮兵

一联队、飞机三十余架，向南苑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我军伤亡惨重，第29军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壮烈殉职！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生也参加了战斗，伤亡令人心痛。

失守！陷落！7月28日至30日，南苑、北平、天津相继落入敌手。卢沟桥事变，激起中国民众的抗日怒火，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八年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重走卢沟桥，内心有崇敬，也有感慨。见证中国近现代史上巨大耻辱并代表中国人民不屈抗战精神的卢沟桥，如今似乎更像一个“数狮子”的旅游景点，上桥需购买20元一张的门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七七事变中敌我争夺更为激烈的铁桥，竟不在战争纪念地之列，空悬永定河，无人问津。

史料这样记载——

8日晚，卢沟桥北的平汉路铁桥展开极为惨烈的争夺战。日军曾占领铁桥南端，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对峙至拂晓前，我军从长辛店调遣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实施夹击。

10日至11日夺回铁桥东端失地的战斗中，我军士兵按计划出击，颈绕白毛巾，口中大喊口令“战胜”，刹那间杀声、枪炮声震天。2小时拼死激战后，终于击溃日军。

卢沟桥，国家级的战争纪念地，如能开放参观，拆除假古董，纳入真遗迹，撤除小摊商贩，迁走饭店酒肆，还抗战纪念地之庄严、肃穆，必受社会各方欢迎。而卢沟桥上的游人如能压低喧哗的笑声以示庄重，骑车过往的人们能下车推行以示敬意，这样的卢沟桥将有更象征和纪念的意义。

本报记者 姜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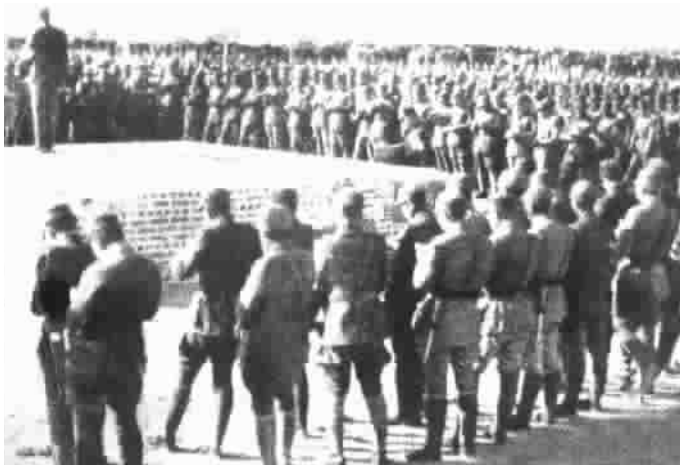
▲ 1390 高地的烽火台南面墙上遍布弹孔



▲ 黄楼院长城附近的林间随处可寻南口战役战士遗骨



▲ 杨国庆在战场上捡到的炮弹尾部



▲ 第13军警师出征杀敌(资料照片)

登山发现子弹坑 “难道这儿打过仗？”

去战场遗址前，杨国庆从角落里拎了一小瓶二锅头，用布把瓶体仔细擦亮了。

“昨天啥也没带，可后悔了，就在碑那儿，给磕了仨头。”

这天要去的是1390高地，当地人叫高楼，这是杨国庆第一次发现弹孔和掩体的地方。2005年8月，42岁的杨国庆和几个爱好登山的朋友去爬野长城，在昌平流村镇长峪城村北的黄花坡歇脚时，烽火台南面墙面上密集的小坑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不像自然风化的，也不是人凿的，像是子弹崩出来的。”杨国庆在四周转悠着，又发现山岭上挖的壕沟和掩体一样的坑洞。“难道这儿打过仗？可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呀。再说，那儿海拔1439米，谁上那儿拼命去！”

下山回到长峪城村，跟老人一打听，还真打过仗。

“打过，可死了不少人呢，就卢沟桥开仗那年。”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仗打完后，山上到处可见战士的遗骨，老乡拿铁锹去掩埋，日本兵不让。多年后，老乡上山干活，还挖着地雷，捡到过“铁帽子”。

可这与杨国庆对家乡的认知相差太远，他将信将疑。回昌平后，这个熟食店的老板第一次迈进了档案馆的大门。在一本《昌平掌故》上，杨国庆看到了“南口保卫战”五个字，赶紧翻到那一页。虽然不足2000字，但清清楚楚地记述了抗战初期两场战役。

九年不懈探战场 搜集遗物三千余件

这件事在杨国庆心里搁了大半年，2006年夏天，好奇心重的杨国庆花1000多元钱，买了台金属探测器，开始上山搜寻。这一搜，就上了瘾，只要有空，他就开车往山里跑。他仔细，一块比1角钱硬币还小的弹皮、一小块遗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这一带的山岭上，他还发现许多壕沟和掩体。

9年来，杨国庆在南口战役战场上搜集到3000余件遗物，有子弹头、炮弹、手榴弹、钢盔、防毒面具、搪瓷杯甚至蒜头。2009年3月，他在北大台战场遗址第一次采集到一枚我军徽章，而在距离徽章不到2米处，又找到一个日军身份牌，这也是他目前采集到的唯一一个日军身份牌。这些遗物，在他熟食店的地下室里，组成了一间小小的纪念馆，这也是南口战役目前唯一的纪念馆。

去年，他在黄楼院长城一处烽火台下的树林里，发现了两具遗骨，这是他9年来第一次发现完整的战士遗骨，其中一具遗骨的腹部还有一颗射入的子弹。杨国庆分两次背着棺木爬上陡峭的长城，将两人的遗骨安葬在他们战死的沙场上。

他进山的次数越多，捡到的东西和听到的故事越多，就越对这场战役有感情。“这么大一场战役，怎么就能这么无声无息了呢？”杨国庆不理解。从小就对历史和军事感兴趣的他，打心眼里想复原这场战役，摸清整个战场。

他四处寻找史料，按照上面讲述的一个个阵地，去和老乡核对，每一个阵地、每一条山沟，都要经过

七八个老人共同指认。慢慢地，这些山岭在杨国庆心中都有了名字，再走进这片山岭，他就仿佛走进了那场战役。他还到每一个村子寻找老人，搜集口述实录。

有时候，他走进战场，无法承受内心的沉重。他觉得歉疚，愧对死去的英灵。几年来，他在战场上立了4处纪念碑，告慰烈士的英灵。接近1390高地处的“迟来的丰碑”，是他以昌平儿女的名义立的一块碑。杨国庆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带点东西祭拜。他感到欣慰的是，石碑前原来是光秃秃的一片，7年来爬野长城的驴友们自发地用石块在碑前堆起了祭奠的石台。

第13军抢防南口 顽强死守血染高地

史料记载，南口战役自8月8日持续至8月26日，血战18天。我军投入兵力6万人，日军7.5万人，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战死官兵9703名、伤23989名，日军伤亡共15000余人。战斗极为惨烈，龙虎台、黄楼院等地的战斗，更是杀得风云变色，日月无光。

南口战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日军意欲攻占此地，进犯山西。国民革命军第13军参谋苟吉堂在《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南口之战)中写道：“南口的得失，其影响于华北与西北的存亡，其关系至深且巨。”

7月30日，驻扎在平地泉的国民革命军第13军奉命，抢防南口。8月1日，第13军第89师罗芳珪的第529团率先出发，前往南口阵地

南口战役是紧接着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的一场大战

弹孔无言见证烽火 白骨呜咽诉说悲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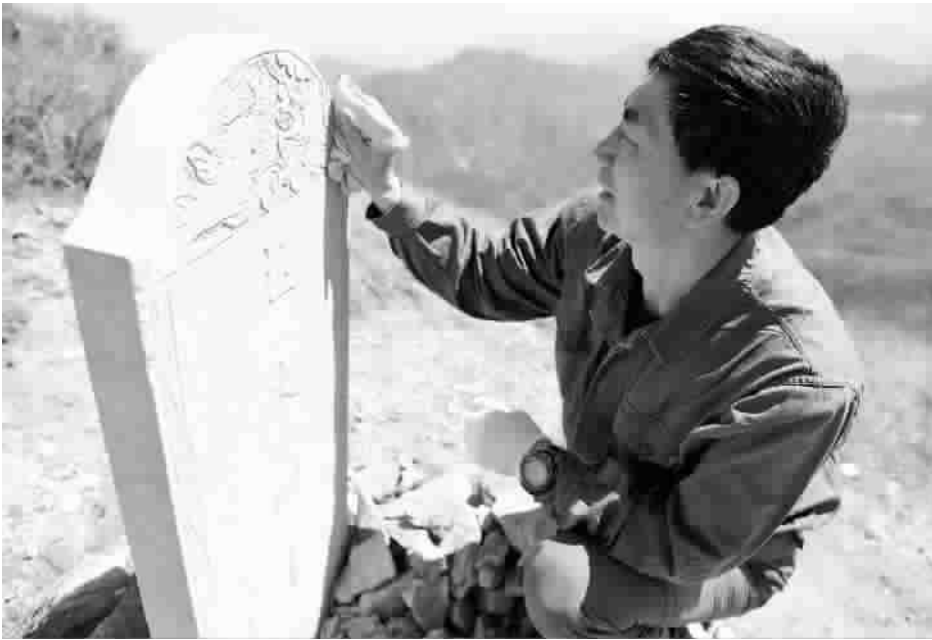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姜燕 文/图

南口战役，是紧接着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的一场大战，其惨烈程度和伤亡人数均超过台儿庄战役，却不为人所知。9年前，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昌平人杨国庆和南口战役结下不解之缘。

他进山无数次，搜集战争遗物，建成一间小小的展

室，这是南口战役唯一的纪念馆；他顶着能把人吹跑的大风，背着棺木上山，收殓寻到的遗骨；他将自制的、来自昌平儿女的纪念章，一枚枚别到老兵的衣襟上。

他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了。他盼望的结果在慢慢呈现，一部描述南口战役的电影正在拍摄，将于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上映。



记者手记

怕与不怕

杨国庆做这件事，有凡不怕、凡怕。

跑腿受累他不怕，9年了，进山的路他跑了不知道多少趟，一来一去几十公里，再爬一两个小时的山，他不觉得辛苦；少吃少穿他不怕，开车进山要花钱，他和妻子说好，每个月只要给他足够的油钱就行，在山上没吃的，喝杯热水他也能撑一天；冷遇委屈他不怕，带着金属探测器进山，常被护林员误解驱赶，进村寻找老人，也没少遇到怀疑的冷脸，这些他都不在乎。

他怕战场遗址被毁了。南口战役遗址没被发掘过，客观上使遗址得以保存完好。但近年来随着乡村开发，一些布满弹孔的长城烽火台被翻修抹平，1390高地烽火台就曾遭此噩运，最后还是他以通知媒体相“要挟”，才逼得包工头按老照片把填上泥灰的弹孔一个个给恢复了。

他怕搜集到的东西保存不当，腐蚀损毁了。他收来的东西一部分捐赠给了区档案馆，大多数存放在他熟食店的地下室里，那里并不具备保存条件，一些物品已经有腐蚀损坏的迹象。

他最怕的是老兵们等不及。给老兵送徽章的时候，有人婉言谢绝了。“他们懂，民间给的那是尊敬，国家给的才是足以告慰心灵的承认。”

他盼望国家能把南口战役遗址完整地保护起来，保存它现有的自然状态，建一个遗址公园，再建立一个纪念馆，给这场战役以应有的纪念。姜燕

天，一个老兵就找上门来了。2009年，石景山首钢医院医生陈臣旺得知杨国庆的事，想方设法找到了他的电话。他的邻居高均甫就是南口战役的老兵，今年92岁了，常和他念叨南口的事。

杨国庆既不敢相信，又难掩兴奋。第二天见到这位老兵，他说什么好呢？最后他决定，给老兵敬个礼，当晚他对着镜子练了好久。

高均甫老人是第13军第4师第20团3营的士兵，当年在老虎山阵地。老人一眼认出杨国庆带的手榴弹壳，朝胸前一比划，“我，这儿，挂4个。”老人说，那年雨下得特别勤，蹲在战壕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到了饭点也没饭吃，根本送不上来。夜间想休息，事先得把手榴弹挂树杈上，敌人来了就能扯到。冲锋时，这条山沟那条山沟，齐声地吹响冲锋号，一时间号角连天，声势浩荡。战役结束，他跟着部队撤退到板子峪时，碰见一个老乡，老乡提醒“你怎么没穿鞋”，他低头一看，这才发现一路都是光着脚，老乡当即把鞋脱给了他。

后来，杨国庆又去拜访过老人多次，成了老人晚年最大的慰藉。2009年老人想去老虎山重访故地，杨国庆也带他去了，这也成了杨国庆心中最大的安慰。因为重回战场半年多后，高均甫老人便过世了。弥留之际，他让儿子将杨国庆送给他的一枚自制的老兵纪念章拿来，郑重地别在了衣襟上。

通过“关爱老兵”公益组织，杨国庆又陆续找到了6名老兵，如今只有4位在世。只要打听到老兵的消息，活再忙他也立即放下赶去。老兵都是90多岁、上百岁的年纪，他怕，不赶着去就晚了。今年五一过后，他又要去看望老兵们了。

寻访当年老战士 纪念章别在衣襟上

“刚寻访阵地时，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个参加过南口战役的老兵，那可就好了。”可巧有一